

張文勛文集 續集

張文勛題



第二卷 文史論叢



云南大学出版社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張文勛文集
续集

第二卷
文史论丛

 云南大学出版社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文勋文集续集. 第2卷, 文史论丛 / 张文勋著. —
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13
ISBN 978-7-5482-1444-1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②文史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54204号

策划编辑: 施惟达

责任编辑: 李 红

装帧设计: 刘 雨



张文勋文集 续集

第二卷 文史论丛

出版发行: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: 昆明市五华教育委员会印刷厂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264千

版 次: 2013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82-1444-1

定 价: 35.00元

社 址: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

邮 编: 650091

电 话: (0871) 65033244 65031070

网 址: 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: market@ynup.com

第二卷 文史论丛

第一辑 民族文化与文学

一个白族村寨的民俗文化实录 ■ 2

《民族文化与文学》自序 ■ 28

重视少数民族教育

——《大陆少数民族教育》序 ■ 33

《茶马古道上的世外桃源——凤羽》序 ■ 37

《洱源县民族宗教志》序 ■ 40

理论先导 突出特色 统一规划 重在建设

——建设洱源民族文化大县之我见 ■ 43

《白族丛谈》序 ■ 47

《白乡随笔》序 ■ 51

特殊的云南少数民族竹文化

——《竹与云南民族文化》序 ■ 55

对石宝山文化内涵的开掘

——《走进石宝山》序 ■ 62

第二辑 文史杂议

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神圣使命 ■ 66

《云南地方文学史》(古代卷)序 ■ 69

在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■ 76

万劫沧桑存古渡

——从官渡古镇大门牌坊联说起 ■ 79

《剑湖风流——文化奇才赵藩传》序 ■ 82

云南省诗词学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大会

开幕词 ■ 86

释名以彰义

——从兰茂的名号看其人品 ■ 91

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随笔》序言 ■ 94

《玉雪轩文论集》序 ■ 97

蒙学发微 ■ 100

在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■ 103

《刘文典传闻轶事》前言 ■ 106

《对联美学》序 ■ 109

《教育楹联集锦》序 ■ 113

《诗化人生》序 ■ 116

20 世纪云南学术成果的展示

——《20 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》序 ■ 120

加强领导 突出重点

——对我省古籍整理工作的一点建议 ■ 125

《云南名胜楹联大观》序 ■ 129

我对赵藩的解读 ■ 133

“全球化”、“现代化”与“多元化”

——关于“边地文化”的思考 ■ 138

《东道主与游客》(中译本)序 ■ 148

《看云楼随笔》序 ■ 151

深入研究 锐意进取

——孙秋克教授《明代云南文学研究》代序 ■ 155

《云南历代文选》序 ■ 159

已湮得再显 文明赖传薪

——《云南丛书》首发式上的发言 ■ 164

《少儿国学启蒙诵读经典》序 ■ 167

联系实际学习和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■ 170

《洱源一中校史》序 ■ 172

滇学刍议 ■ 174

考场史话

——写在期末考前夕 ■ 179

但求实在 不务空谈 ■ 181

宝刀不老

——《青春颂歌》笔谈 ■ 183

地方文化名人研究的思考 ■ 187

《楚雄师专学报》公开发行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■ 191

自然景观与人文意蕴的契合 ■ 195

《墨痕淡定·步履声声》序言 ■ 198

《城市典藏话昆明》序 ■ 201

在云南省诗词学会第五次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■ 203

云南省诗词学会 2000 年年会暨庆祝安宁建市五周年诗会开幕词 ■ 206

中华古典诗词的意境美

——中华古典诗词美学讲座 ■ 209

《滇乡咏胜》序 ■ 218

云南省诗词学会 2004 年年会暨创作研讨会开幕词 ■ 222

《春蚕诗词选》序 ■ 226

《先秦汉魏六朝隋代诗歌佳话》序 ■ 229

《当代诗词研究》序 ■ 232

《心声集》序 ■ 236

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讴歌

——在云南省诗词学会 2005 年年会暨阳宗海诗会上的
主题发言 ■ 240

云南省诗词学会成立缘起 ■ 245

《老兵心声》序 ■ 249

永恒的纪念

——重读《人民之子——缅怀邓小平诗词选》 ■ 253

《云南历代诗词选》前言 ■ 256

第三辑 碑文序跋（文言文）

真庆观记 ■ 262

官渡古镇碑记 ■ 264

重修圆通宝殿碑记 ■	266
海鸥老人铸像落成记 ■	268
重建忠爱坊碑记 ■	270
云南农业大学校园碑记 ■	272
官渡森林公园碑记 ■	274
玉溪九龙池碑记 ■	276
重修柏洁庙碑记 ■	278
碧兰苑兰文化博物馆记 ■	280
五华山记 ■	282
云南颂 ■	284
翠湖赋并序 ■	288
高古楼赋 ■	292
洱海公园赋 ■	295
《淮南鸿烈集解》校点本跋 ■	297
《刘文典诗文存稿》序 ■	300
《刘文典全集补编》跋 ■	302
《云南历代女子诗词选》(续集)序 ■	305
《见山斋散文》序 ■	308
宛转屈伸 意趣缠绵 ——《砚池诗笈》序 ■	311
《昨非集》序 ■	314
《云泉诗书画选集》序 ■	316

《彭华林诗文选》序 ■ 319

笔底工夫法度外 出神入化任纵横

——《溯古汲今——诗论书法自释》序 ■ 322

诗与禅

——《古滇释子诗钞》序 ■ 326

官品·人品·诗品

——《情系彩云南》序 ■ 329

致李桥同志来函评“继承而不泥古，创新而不离宗” ■ 333

《涛声依旧》序 ■ 334

《大理文史拾遗》序 ■ 336

与纲仁论诗书

——《大爱集》序 ■ 338

《两栖吟草》序 ■ 341

《南窗夜话》序 ■ 344

《雅集》甲编序 ■ 346

《李元阳集》（散文卷）序 ■ 348

《祁山诗集》序 ■ 353

《凤樵词赋钞》题记 ■ 355

《凤樵七绝钞》跋 ■ 356

音韵和谐自然成

——《云根诗词》座谈会发言稿 ■ 357

《丽语文言》后记 ■ 361

张文勋文集续集

第二卷

文史论丛



第一辑

民族文化与文学



一个白族村寨的民俗文化实录

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，理论分析与实证材料的结合，宏观考察与田野调查、个案分析的结合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。人类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，以及其他一些相近的学科，都必须遵循这科学的方法，才能使本学科不断获得理论的突破和提升，获得发展的生命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我曾写过《一个白族农村的教育变迁——个案分析》一文，作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学术讨论会的论文，先后在台湾和云南学术文集和期刊发表。我的目的就是想利用我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一个白族农村作为典型个案，把我亲身经历过而现在已将消失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及时记录下来，力图保留其作为第一手材料的真实性，给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可靠的实证材料。

我这里说的这个白族村寨，原称包大邑，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称波大邑，波包为汉语的语音之异，现又称起凤村，因村中过去有起凤书院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白族村寨，居民全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白族，尽管他们自称祖上是南京应天府人，但

这只不过是传说罢了。这个村寨在徐霞客笔下已是一个“大聚落”，坐落在洱源县南面的凤羽坝子西北角，现属凤羽古镇的一个村。我出生在这里，伴随这片泥土长大，五岁读私塾，直至读小学、中学，到1948年才离开她到昆明读大学、工作。在大约二十年的青少年岁月中，我亲身经历了这个村寨的“本乡本土”的生活，身之所历，目之所见，耳之所闻，无一不是这个村寨的实际生活；而那些民风民俗，乡亲乡情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永志难忘。这里，我仅凭记忆所及，把这个白族村寨的民俗文化种种表现，作如实的记录，所写的材料，是1948年以前的情况，有许多至今尚保存完好，但也有不少消失了。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去看，这些尚存的和已经消失的，都具有研究的价值。

我们说的白族文化，是白族人民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，它具有本民族的显著特征。作为白族地区的一个白族村寨，包大邑的白族人民，自然也具有白族文化的共同性一面，但是由于社区地域的差别，它又具有自己的特色。所以，我们可以从一个村寨的典型案例看到白族文化的基本特色，又可以看到同是白族文化，又具有社区文化的地域特色。这也表明白族文化既有趋同性的一面，又有差异性的一面，呈现出白族文化多彩多姿的特点。

一、儒、道、佛文化的本土化

白族文化受汉文化的浸润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，远的不说，就是从南诏时期开始，白族、彝族子弟学习汉文化，已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。南诏国所属各地的人民，汉文化已达

较高的水平，其中以白族最为突出。包大邑属浪穹，距南诏旧都（太和）不远，其地白族人民接受汉文化影响很深，也是很自然的。所以，我们把聚集点放在这个村寨，就可显示出白族文化的大致缩影。其中，儒、道、佛三家文化的影响，可以说是构成白族文化的重要条件。当然，我这里说的是影响，并不是说白族文化就是汉文化的翻版。而是儒、道、佛三家文化和白族本土文化的融合，并实现其自身的本土化。这就是说，同是儒、道、佛文化的传播和影响，但是，从信仰意识到仪礼仪式，都具有白族文化的特点。

（一）儒学的教育

包大邑以儒学为正宗教育，已有悠久的历史，“耕读传家”是比较普遍的风气，全村以农耕为业，但不忘让子弟读书，接受教育。所以，村塾教学早已有之，笔者五岁发蒙，就是在位私塾先生家接受教育。教材一般从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等类开始，先是熟背，半年或一年之后，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先生才开讲，方法也是逐段背熟，逐段讲解。先生用白语讲解，是双语教学。再高一级则进“书院”读书，过去白族农村有不少书院，包大邑有起凤书院，附近的凤羽街有凤翔书院，这都是重要的乡村学校，也是白族农村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标志。起凤书院规模不大，大门正面有一堵白石灰照壁，据说只有书院才能有此照壁，是文化的象征。大门一进两院，前院为教学及塾师住宿之所，后院有孔子殿，农历八月廿七日孔子诞辰，在此举行祭孔典礼。礼仪虽参照儒家经典，但毕竟在农村，不可能多么隆重烦琐，但也严肃认真，以猪羊为供品，学生叩首饮羹汤以

求获得智慧。之后，无非就是“打牙祭”，大吃一顿，固然有尊孔之意，实际上是白族小知识分子的一次聚餐，别有风味。由于接受儒学教育较早，所以在历史上也出过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士人。我小时还见过一家大门上有“进士第”的大匾额，还有“三代郎官”府第的遗址，有“三楚贤侯”的匾额，石雕牌坊，正厅的画栋雕梁，残垣断壁，还可以看出当年富丽堂皇的气派。原来，这是明末进士张维周家的府第，张维周当过知县，其子张大观中亚元，历任湖广、福建等地知县和四川通政司。据说“三楚贤侯”的匾额是吴三桂亲笔题赐的。张大观之子是举人出身，曾任贵州乐民县知县。^①由此可见，以儒学为正宗的汉文化在这个村里的影响是很久远了。除教育之外，从村里的亲属称谓、婚丧仪礼、伦理纲常、民风民俗中，都可看到儒家文化影响的痕迹，只不过都是通过白族的语言、习俗，白族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，也可以说完全是本土化了。

（二）道教的影响

作为一种宗教势力，道教在包大邑也占有一定的地位。这里的佛教古寺灵鹫寺的后面，就是高耸雄巍的玉皇阁，其中供奉的玉皇及道教诸神、阁顶耀眼的“大哉乾元”大金字匾，已足以显示道教在人们心中的威严和崇高。除玉皇阁这标志性的道教建筑之外，村子西边还建有文昌宫，村里还有关圣宫，这都属于道教神祇系统的宫观。当然，道教的影响，远不如儒学那么深远，但是，它在建构人们的伦理道德

^① 参见董亮伟《张大观轶事》，见《建文皇帝在云南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。

观念，树立除恶向善思想方面，其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。与道教文化有关的活动，大概有下述种种：

1. 洞经会

这主要是由男性中老年人组织起来的不定期的集会，叫洞经会，也称坛经会。他们的活动或在农历每月初一、十五，或在村里有水旱疫情灾异时期，一年内有一两次至数次不等的集会。集会形式多是在街道上设坛礼拜道教神灵，由有文化的长者主讲“圣谕”如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阴鹭文》之类，村民自愿听讲。而最吸引听众者，则是穿插其间的洞经音乐，乐器有丝竹管弦、铙钹鼓板多种，洞经乐的曲牌腔调很多，悠扬悦耳，甚受群众欢迎。

2. 设醮求雨

如遇大旱之年，村民常请洞经会老人设坛求雨，也称作“道场”，供龙王牌位及雷神雨神之类牌位。仪式除祭祀之外，还要奏洞经乐，宣讲“圣谕”，然后管乐钟鼓齐鸣去游村，到龙王庙祈祷祭祀。这种求雨道场，有时也由和尚主持，以诵经念咒为主，在这种场合，有时也很难分辨是道教仪式还是佛教仪式，具有浓厚的民间宗教的简朴原始的迷信色彩。

3. 扶乩问神

这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巫术，道士们也常用这种巫术。其法是设一高坛，前燃香烛，巫师（一般是道士，包大邑则由村中能诗文的长者主持其事）端坐台上正中，面前桌上有一木方盘（或用簸箕），内盛细沙，巫师手中执一丁字形的木条作笔，闭目合睛作神灵附身状。来问卜的人跪在台前，上香祷告，禀明所问何事（或问吉凶，或问死者灵魂信息），

巫师即在沙盘中写字，或用韵语，或是话语，言吉凶祸福，旁有一个专事抄录，以示问卜者。道教在民间的许多活动，和巫术相似，扶乩之说，本是迷信，但许多老百姓就是确信无疑，我幼时在包大邑所见者，正是如此。

（三）佛教的信仰

南诏以来白族盛行佛教，信仰遍及乡野。位于包大邑西面大约两公里的山上有灵鹫寺，最早建于南诏时期，屡毁屡建，明清时之建筑，至今犹存。在偏僻的乡村，这是一座规模较大的佛寺建筑，其结构布局，基本上和中原地区的佛寺相同：一进山门就见哼哈二将（山门护法神）的巨型塑像；进第一层殿宇两面是“四大天王”像，正中为弥勒佛像。这里有一奇特的现象，在弥勒佛侧边，又供有一尊木雕的男观音像；白族人民信奉观音菩萨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大家心目中的观音是一位左手拿净水瓶，右手持杨柳枝的慈祥美丽的女神，被称作东方的维纳斯。而包大邑白族人民所供奉的观音，却是一位白发长须的老者，被尊称为“观音老爹”。观世音本是大乘佛教尊神，唐代因忌李世民的世字讳，故称观音，大理白族地区也通称之为观音。佛典中说观音有多种化身以便于救世度人，女性观音大概是其本相，观音老爹可能是其化身。我对此没有考证，但包大邑人为何供男观音，这对研究白族地区的佛教，倒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把话题拉回到灵鹫寺，在弥勒佛像背面，有韦驮像，正对着第二院大雄宝殿；大殿两边是厢房，左为住持和尚所居，右厢房供有“大圣先师”孔夫子的牌位。大雄宝殿虽不太大，却也庄严肃穆，颇有气势，殿内有如来佛塑

像，前两侧为文殊、普贤像，这些佛像的雕塑艺术，都达到较高水平。由灵鹫寺的历史和规模，即可知佛教在包大邑流传之早和影响之大。我小时常随母亲到寺内烧香拜佛，那时寺内住持僧只有一师一徒，但香火旺盛，尤其每月（农历）之初一、十五，则有许多善男信女来礼佛诵经，甚是热闹。村里的佛教信徒，多系妇女，参加者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妈妈，故又被称作“妈妈会”，为首者有男性老者一二人，称“斋公”，女性一二人，称“斋太”，他们负责组织、引导。初一、十五斋戒日，分配众信徒轮流值班，负责筹办在灵鹫寺集会的素食午餐（以稀豆粉或豆腐豆浆为主）。当天，妈妈会的成员都要自备香火，换上洗净的衣服（有的还要裹足，虽不是小脚），三五成群到寺里敬香，并在大雄宝殿集体唱经。她们都不识字，只是按平时“斋公”口授的《心经》、《大悲咒》之类，默记上口，届时在宝殿内礼佛唱经。“斋公”领唱，并打击钲锣、铙钹一类乐器，“斋太”则敲木鱼以定拍节（相当于我们唱歌时打拍子）。这当中，自然不乏一些充数的“滥竽”，却也显得十分虔诚庄敬。我小时候，常跟随我母亲到灵鹫寺参加这类佛事集会，听他们唱经。当然最高兴是那顿素食午餐，一碗稀豆粉似乎比在家吃的要香得多。我当时还不识几个字，但“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等等经文，虽不明其义，却已朗朗上口了。

以上所介绍的儒、道、佛在包大邑流传的情况，使我们可以看到白族文化的一些鲜明特征：

第一，汉文化的影响至深，而其中突出表现是儒、道、佛的并存与互融。人们在接受各家文化影响过程中，把伦理